



卷二十五

寅戊

書名 資治通鑑綱目五
 十九卷 成化九
 年序內府刊本
 撰者 宋 朱熹 撰
 卷 卷二十五
 內容分類 史 編年 通紀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編號 B1333100

資治通鑑綱目第一

戊寅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凡百四十八年
 乙巳周赧王五十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秦簡公十二年 晉烈公止
 十七年 齊康公貸二年 楚

聲王五年 燕閔公二十一年 魏文侯斯二十二年
 趙烈王 籍六年 韓景侯虔六年 皆始為侯 統舊國五

新大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
 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
 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

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
 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而君臣之分猶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1333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編年- 1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資治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成化九年序內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南京地质研究所
No. 534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入
圖
書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起戊辰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嘉元年盡
庚寅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太平真君
十一年凡二十三年

辰戌

元嘉五年魏神嘉元年西秦王乞伏暮末末
弘元年魏承元元年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

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

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春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城清
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
不設徵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夜抄掠不
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

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欲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春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魏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棄

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殺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叛見殺。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祿光

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涼侵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涼侵

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

遜所重。汝宜歸之。至是。北涼因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

其外城。暮末遣使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

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伐兵執伐以歸。既而遣還。并遺暮末甚厚。冬。平

一月。朔。日食。○涼復攻秦。

元嘉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

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

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還權由

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荆州刺史督八州劉

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誠之曰天下

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

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

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

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

勿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

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

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

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

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

月宋立子劭為太子○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

宋主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

乃秦殺其尚書卒進鳥謀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

丁零降魏○三

至是暮未殺進。并夏四月。魏主伐柔然。魏主將擊

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潔等共推太史令張

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星襲月。太白在

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為德。

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

此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

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

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

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

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

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

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

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道。前無所獲。後有

張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

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

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

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况南北殊

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

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况義隆

魏主將擊

柔然。羣臣

皆不欲行。

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潔等

共推太史令張

淵。徐辯使言

曰。今茲己巳。

三陰之歲。

星襲月。太白在

西方。不可舉兵。

北伐必敗。雖克。

不利於上。浩曰。

陽為德。陰為刑。

故日食脩德。

月食脩刑。今出兵

討罪。以脩刑也。

此年以來。月行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

柔然。羣臣

皆不欲行。

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潔等

共推太史令張

淵。徐辯使言

曰。今茲己巳。

三陰之歲。

星襲月。太白在

西方。不可舉兵。

北伐必敗。雖克。

不利於上。浩曰。

陽為德。陰為刑。

故日食脩德。

月食脩刑。今出兵

討罪。以脩刑也。

至是暮未殺進。

并夏四月。

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

柔然。羣臣

皆不欲行。

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潔等

共推太史令張

淵。徐辯使言

曰。今茲己巳。

三陰之歲。

星襲月。太白在

西方。不可舉兵。

北伐必敗。雖克。

不利於上。浩曰。

陽為德。陰為刑。

故日食脩德。

五月朔日食。宋以王敬

吾行次矣。遂發平城。

弘為光祿大夫

初宋主以敬弘為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故有是命

涼及

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柔然統

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秋七月

引還大檀死子敷連可汗吳提立

魏主至漢南若

馬襲擊柔然至粟水柔然統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曉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抄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諫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

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統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敷連可汗武

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八

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

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

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民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羶皮為之價賤

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

醉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銑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察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

舉筋。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厄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過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十月。朔。日食。星晝見。○秦地震。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晴。河北地

閩。秦地震。野草皆自反。

元嘉七年。神嘉三年。

春二月。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

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歛戍。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魏敕勒叛。擊滅之。魏有新徙。敕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亡歸漢北。劉粲。安原。請徙之河西。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如園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粲等固請。乃聽之。敕勒皆驚曰。圍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叛走。絮追討之。皆餓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

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

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又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半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執韓延之等爲將帥使詔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却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且楚之等皆織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也

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繞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亮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欽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魏主遣安爲憂乎

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魏主遣安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聳夫渡河攻林邑入貢于宋治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

林邑入貢于宋

○九月燕王馮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燕太祖寢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勸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廖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魏主如統萬夏主遣使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

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秦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冬十月

宋鑄四銖錢○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

虎牢取之宋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欲棄城

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簏於江南有大鐘改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脩完鐘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

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萇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萇。夫於壽陽，將軍陸侯進攻虎牢，拔之。秦遷保南安。秦王壽未

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未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未留信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一月，魏主龍襲平涼，夏主與戰，敗績。魏主至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

定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擊之。夏兵大敗，走鵠，解原。魏兵圍之。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

彥之棄軍走。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

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欲焚

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

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

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悉取安

定。魏主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

復七年夏隴魏攻宋滑臺○涼遣使入貢于魏

西守將降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

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

朕動止咨之豫陳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

州刺史

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逐為

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魏人克平涼復取

長安魏克平涼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獻關中悉

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

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宋以垣

護之為高平太守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

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及敗

彥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

元嘉八年神龜四年王馮弘大興元

年春正月春正月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

道濟等自清水

遇魏安平公乙旃春道濟帥王仲德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夏滅

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遂遣

飢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櫛出

降送于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

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

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

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

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

措乃築壇誓衆二旬

宋平



卷之四十五

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猶不能獨。二月魏克滑

臺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

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

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

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魏主還平城。復境內

租一歲。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

劉絮言於魏主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

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

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宋檀道濟引兵還青

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

追之。眾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

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

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

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

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

戍下邳。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

所焚。思話坐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司馬楚

徵繫尚方。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

二月魏克滑

道濟多捷。至歷

魏主還平城。復境內

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

而服勤農桑

宋檀道濟引兵還青

自歷城還。士

以所餘少米覆其

而降者為妄。而斬之時

道濟全

劉振之

為百姓

魏司馬楚

徵楚之為散

魏主

欲相中害朕

伯詐

伯詐

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龍襄敗之，執定

以歸。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沿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瓚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閏月，柔然請平于魏，魏遣

然感悅，於是救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魏遣

使如宋求昏。

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

太子詹事給事中。

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微湛為太子詹事。

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

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持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

主恩，不可之大者。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

也。使綜對前焚之。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吐

谷渾奉表于魏。○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

道生為司空。

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

若道

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

魏主欲選使者，請北涼崔浩薦尚書

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羣

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魏徵世胄遺逸。

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

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赦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緯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喻。任其進退。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眾。冬十月。魏使

崔浩定律令

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叛逆者族。其餘

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剛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命羊抱犬沈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

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關左懸登聞鼓。以達寃人。

元嘉九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

晃為太子。○二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

司空。還鎮尋陽。○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

人殺之

魏既殺赫連定。因進吐谷渾王慕瑱官爵。慕

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瑱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

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瑱貢使至。魏者稍簡。

魏改代為萬年。尋復

舊號

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

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織之所。夏五月。宋太保王

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聞之。特賜錢百

萬斛。宋遣使如魏。○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

州刺史。○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

湛為領軍將軍。○吐谷渾告捷于宋。○秋。宋益

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

傷政害民。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

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氏王楊難當。難當因民

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

人。攻殺已與令。遂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道濟欲以

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氏奴等與鄉

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眾

向廣漢。參軍程展會李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

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

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賊屯聚日久。不

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

謂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

斷頭。道養惶恐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

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萬餘。四面圍城。使人謂

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參軍裴

方明。任浪之。魏主攻燕國和龍。魏主伐燕。石城太守

出戰。皆敗。還。魏主伐燕。石城太守

主發其民三萬穿圍。擊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

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國。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九月

魏主引兵西還。徙營兵。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

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遂

乞為附庸。燕王曰：負盛在前，結念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冬十二

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燕王嫡妃王氏生

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

使鎮肥如，崇母弟朗、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讓

之，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遼西

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裴方明擊程道

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太守文仲

與與之同守，趙廣遣帛氏攻晉原，破之。仲與孟子皆

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眾還

廣漢，趙廣還涪城，道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

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

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既

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

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

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

莫有應者。梁雋之說道濟遺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

魏遣太常李順如涼

千餘人。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走之，飲，頰正色。大言曰：不謂此矣。

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

何用見之？擗節將出，衆遂使止之。曰：傳聞朝廷有天子

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周天子賜昨。命無下拜。禮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僭。塞此豈社稷之禍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終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與。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獲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貨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賈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蒙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元嘉十年 延和二年 春正月 魏以樂安王

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範為長安鎮都大將

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謙恭

寬惠。徵務敦大體。黎嚴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月。魏以馮崇為遼

西王○魏以陸侯為散騎常侍

初。侯嘗為懷荒鎮大將。未甚歲。高車

諸莫弗。訟侯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孫。魏主徵侯。還以孫代之。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孫必敗。高車必。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孫。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侯問之。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孫之美。臣以罪去。孫獲還鎮。悅其稱譽。並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暮年。無復上下。孫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思慮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宋荊州遣兵救

成都擊賊破之

劉道濟卒。梁雋之。裴方明。詐為道濟。殺出擊賊。大破之。賊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人救成都。趙廣等自廣漢至。擊廣漢。廣等走還涪。義慶道規之子也。進

夏四月涼

王蒙遜卒。子牧捷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其子世子善提幼弱。而其兄牧捷聰穎好學。和雅

有度量。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捷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捷立。皆驗。朕克涼州亦

不遠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捷河西王。牧捷尊敦煌劉昉為國師。親

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五月林邑遣使入貢于宋。宋

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魏人攻燕。秋

九月宋以甄法崇為益州刺史

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逃

入鄆山。時冬十一月楊難當龍衣宋漢中。據之。宋

出為寇。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羌之和。乃自徒中

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

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

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顛

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

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逸

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

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

破之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司馬

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據礮頭楊難當

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

話遣陰平太守蕭坦之攻鐵城拔之臨川王義慶遣將

軍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魏及柔然和親

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屢破之宋復取漢中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救連可汗又納其妹為夫人遣穎川王提逆之

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

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

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推之一稍輒

貫數人氏不能當走據大桃閏月承之追擊斬獲甚衆

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徒鎮燕王弘

南鄭魏法護坐賜死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

稱藩于魏燕王遣高顯稱藩請罪于魏以季女充掖

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魏

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

下涼遣使奉表于宋六月魏人伐燕燕王不遣

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

之阻皆為晉擒何則疆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

魏疆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

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廢

幾可保燕王怒殺之魏主遣來昌秋魏主擊山胡克

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七月魏主命陽平王

之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

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之大

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

斬白龍
屠其城

元嘉十二年

春正月朔日食○燕王弘稱藩于

宋燕王數為魏所攻遣使請建康稱藩涼有神投書

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捷以問

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

年將有大變牧捷不悅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

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

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

給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

湛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議除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還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

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

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五月魏以穆壽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

為宜都王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果眷

之忠也今春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

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悅般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

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

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為不宜。推
絕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赤條。
所親。恩生見救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六月高
切責救連。救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六月高

麗王遣使入貢于魏。○宋大水。設酒禁。揚州

大水。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從之。秋七月。

魏伐燕。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

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

以圖後舉。昏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

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不聽。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宋禁擅鑄像造寺者

母楊尹蕭夢之。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

在千載。材竹銅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為

之防。流通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

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年○嘉十三年○太延二

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

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官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

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

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

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

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

憤起。目光如炬。脫憤殺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

之。喜曰。道濟死。吳

春二月宋殺其司空檀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子輩不足復憚

難當稱王。改元建義。

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

麗。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隨陽伊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

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引高麗兵

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里。焚宮殿。火一旬不

滅。古爾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

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遣車徵弼及城清。至平城。皆黜

為門卒。遣封檢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將

發隴右騎卒。劉絮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侯其饒實。然

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

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

之。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逃據上邽。至是魏主遣樂

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

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冬。魏置野

馬苑。魏主如柤陽。驅野馬於雲中。置苑。宋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

狀雖畢。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柔然

絕魏和親。寇其邊。元嘉十四年春三月。魏以南平王厚為鎮東大

將軍。鎮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

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

心待之。會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

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古二國皆欲

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

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隨琬涼。遣子入侍

于魏。遣使如宋。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

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捷母宜

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

魏主從之。初。牧捷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

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

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

侍。牧捷奉詔。亦遣使如宋。獻雜言。并求書數十種。宋皆

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

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遣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

對曰。臣疇昔所言。今雖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元嘉十五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高麗殺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怒。高麗遣使求迎于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秋七月。魏伐柔然。不見虜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朔。日食。○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章帝好

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
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祚好藝文。使
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文學。司
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
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襦侍講。賞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
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
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
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
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死。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
六暮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
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
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
俗。於斯為美。後之言
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元嘉十六年。太延五。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

季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義季嘗春月出畝。有老父

曰。蓋于遊畝。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
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
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
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

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

月。魏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北源

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
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使者自西域
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端端可。汗
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
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
州。觀虛實。還亦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使

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捷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
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夷乘虛，遂
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
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
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捷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之，罪
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
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
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
州凡十二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
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中，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
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占弼皆曰：姑臧地皆枯
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
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
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
下饒，若無水草，高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
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飲塵，何得通渠溉

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
隱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
已。羣臣既出，將軍伊藪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
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
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簡柔然。
命公卿為書讓牧捷，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
贖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與觀，其次也。
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
自求多福。七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
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
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
外接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捷求
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
主至姑臧，遣使諭牧捷出降。牧捷聞柔然欲入魏邊，冀
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

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秃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敏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魏主之西伐。曳牛却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柔然寇魏不克也。穆羆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兵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一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而柔然數

連可汗果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穆羆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羆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實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類山。會嵇敬擊破乞列歸於陰山北。禽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魏張掖

王秃髮保周據郡叛。十二月。宋太子劭冠美

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魏主還平城。故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關駟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宗欽趙柔程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

私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璩。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璩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

魏命崔浩

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秘書事。綜理史職。以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皆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讖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讒今。猶今之讖古也。浩曰。天文欲

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歎服。允舉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歎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魏除田禁。問高允。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除田禁。問高允。為政何先。允曰。臣少賤。惟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封禁良田。故允及其禁。以賦百姓。除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

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涼

亡也。牧捷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拔之。

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魏

大赦改元

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

秋七月。魏討禿髮保周。

殺之○沮渠無諱降魏○冬十月宋領軍劉湛

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

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

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

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

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立命選用生殺大事

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洽義康傾身引接未

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過嘗主必劉湛曰王敬弘王

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

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府僚無施及忤旨

者乃斥為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

僅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

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

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

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叙

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

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與語

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

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

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

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泣

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

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

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

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

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

職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矣

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

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

初。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故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間召。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與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與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義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

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跪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惟主簿江湛。早能自跡。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奉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貶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係。父之。宋王就會稽公主宴集。甚驩。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

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與王濟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寧之孫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待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趨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豐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言也。

元嘉十八年

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

江交廣州軍事

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司軍事。前龍驤將軍扶令育。上表曰。彭

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專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悉枝之宜伐。豈知伐杪之傷樹乎。願亟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表奏賜死。裴于野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見。豈戮一人。鉗一口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瘳也。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此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缺育斃於苦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魏新興王俊謀。及伏誅。○魏人伐酒泉。克之。遣兵伐之。拔酒泉。然諱乃謀西度。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誅沙。

據蜀土。遣其將符冲。出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真道擊新
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
驤將軍裴方。討平之。

宋元嘉十九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魏
太平真君三年。

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官之法。
開古以來。未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
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官。必令其
高不聞鷄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
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
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
聽。

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
沮渠無諱將萬餘家奔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
渴死者大半。鄯善王比龍。將其眾奔且末。李寶自伊吾

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關爽。據高昌。唐契為柔然所
迫。擁眾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死。弟和收餘眾。五月。宋
齊師前部。拔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于魏。

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裴方明等至漢中。
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弘祖。守蘭臯。以其

子和為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難當奔
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
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揚玄。後守
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秋七月。晦。日食。○九
方明竟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月。沮渠無諱。龍驤據高昌。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唐

之攻關。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爽。
八月。無諱將其眾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

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棄奔柔然。無諱
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為河西王。冬十月。柔

然遣使如宋。○十二月。宋脩孔子廟。詔魯郡脩孔

蜀墓。側五戶課。魏以李寶為敦煌公。○宋雍州蠻

反。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

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歸。汚

為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

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將軍沈慶之代之。殺

虜萬餘人。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

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麻。溫渠氏面欺誤國。賜死。

太平真君二十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魏軍

下辯。宋將軍強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烏洛侯

遣使如魏。北。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為廟。在烏洛侯西

侯使至。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使致祭。夏四月。魏殺其

刻視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雄谷。保宗弟文德

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殺之。其屬符達任肅。遂舉

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疏仇

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

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取敗。必將復

來。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殺

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

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

蘆城武都陰平氏多歸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魏主如漢南捨輜重以輕

騎襲柔然分軍為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

劉絮曰賊營塵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

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

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

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

不可攻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宋將軍姜道盛乃撤走

與楊文德合眾攻魏濁水戍十二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

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魏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魏太子晃總百揆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

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園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恭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

聞忽起梓樹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

可之弼曰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跪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集社之役蹇慶而築之端

見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謀民稼

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晃謀民稼

籍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為之若以償之凡耕種二十
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
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廢人。於是墾田大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公以下至
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二魏令公卿
子弟皆入太學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
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

王不以憂卒初魏尚書令劉絜又典機要特寵自專
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
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欺魏
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潭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潭谷
欲擊絜絜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絜

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
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
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
主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
反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
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
夷二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
籍其家財巨萬樂平庚王不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不
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不惡
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
依附文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曰窮高為允易
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
如此則王安於上身亡於下矣道秀反之耳其死也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
尉○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

尉○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

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秋八月。魏

主敗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逐臺斬

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

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端

方強。南寇未滅。吾為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

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

一襲。它日復敗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

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

知。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猶

庶竊食。烏馬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於緩。使得

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宋以衡陽王

之臣矣。弼頭銜。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義季為兗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

宋主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宋主不得

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雖無殊績。累已節用。通懷

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

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性脫

有一事。減之者。遷代之。讓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

課厲。事亦脩理。宋主錢義季于武帳。問將行。數諸子。且

勿食。至會所。設饌。日肝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

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

御物耳。義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與於有餘。儉

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難。利以任使。達

其情。傷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雖其志操。早其

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忘無荒。可攝之。九

服矣。而崇樹。穢祿。迭據。方岳。國之存。柔然救連可汗

亡。既不是。係。早肆。民上。非善。諫也。

柔然救連可汗

柔然救連可汗

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敦煌公李實入朝于魏魏人留之

百乙

元嘉二十二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

又以中星驗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

七度又測景較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

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日之

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

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

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類三大二小比舊

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

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

三百六十律月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

其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於鍾長

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

刺史宋主欲經略關河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

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北涼之亡也鄯善人

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

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

西兵擊之秋七月宋討羣蠻平之武陵王駿遣參軍沈

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鄯善降魏西

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羣蠻獲十萬餘口魏主如陰山之

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北發諸州兵三

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徒諸種雜。魏伐吐
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高牧。以餌柔然。吐谷潭王

谷潭慕利延走據于闐。魏軍至寧頭城。吐谷潭王
沙。入于闐。殺其王。據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魏民

其地死者數萬人。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

之。有眾十餘萬。表降于宋。魏長安鎮將拓跋統討之。敗

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冬
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

十一月。魏人侵宋。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

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

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負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

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

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

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曄先家饒於財。數與曄

曄。故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說夫

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逐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

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

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

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
人曾不取之。欲為之死。不亦感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
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于也。素為義
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弟揚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
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為內
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察相署置。及素
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



丙戌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謁。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
 臧質奉璽。發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
 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間也。曄等
 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
 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赴廷尉。熙先望風吐款。
 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
 書謝恩。且陳圖讖。添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
 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熙先及其子
 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作。妹及
 妾來別。曄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
 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
 好奇。果能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
 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
 居止單陋。唯有一厨。盛燕薪。弟于冬無薪。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知志而貪權。於才以徇逆。
 謂者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

為廢人徙安成郡

宋有司奏。劾義康。收付廷尉治罪。
 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
 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

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

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陸
 之。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

宋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
 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

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
 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山。猝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兵宸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別將破之。三月。魏誅沙門。毀佛

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

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索誅闍寺沙門。聞其財產。大得贖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

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若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

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阮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魏人侵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

唯塔廟無復孑遺。魏人侵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上立州。則彼立徐

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既。館邱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密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遣使衛塞。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不損於彼。

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塊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為連。以衛其家。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役。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鉞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糧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魏上邽東城反。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魏上邽東城反

州兵討平之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蓋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蓋刺

史封敕文拒却之。氏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國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至。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之。格鬪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等拔

赦之。會衆遂潰。追討平之。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等拔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實。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攝蕭然。

魏築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夏六月朔日食 ○魏築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

走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

華林園○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初杜

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

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

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倉荒過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

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

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宋主變色曰卿

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

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賜墜八月魏長安

兇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乎宋主默然

鎮將陸侯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侯又斬

之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

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

固風俗豪俠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

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

和許兵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

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

我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

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

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

以侯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

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

喜以侯為無能為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

之超無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侯縱酒

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

曰爰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

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為外都

官大吐谷渾復還故土

魏太平真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魏師之

也。沮渠牧犍使人所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

者告之且言曰牧犍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

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詔賜死乃

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貨之

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况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

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

所以使之均一也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康

不事事以至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

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

之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氏皆應之

魏太平真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

走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魏山東饑罷塞園

役者○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炳之性彊

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夏四月宋以武陵

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

命宋罷大錢當兩大錢行之經時秋般悅國遣使

戊



如魏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魏擊

焉者龜茲冬十二月破之西域平○魏主伐柔

然不見虜而還

元嘉二十六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

走○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宋主秋

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建言宋主謂

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

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

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

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九月魏主伐柔然大獲

荆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弼兄出中道柔

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

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

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

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弼

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

魏主伐柔然雍州蠻反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

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蠻得據

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

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

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

因其恐而擊

之所向奔潰

元嘉二十七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太平真君十一年

春正月宋將軍沈慶之討蠻

平之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山蠻因其穀以充軍食

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

變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射之

之變兵散走變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

之變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

月魏主侵宋圍懸瓠魏主將伐宋宋主聞之救淮

至則拔民歸壽陽遣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

奄至南頓潁川太守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高平王

導鎮壽陽遣參軍陳憲守懸瓠三月宋滅百官俸

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魏人晝夜攻懸瓠作高

輿城內外官夏四月魏師還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

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向博

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

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

死者亦過半魏遣永昌王仁驛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

陽宋主遣間使命武陵王駿發騎襲之駿發百里內馬

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等將之直趨汝

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泰之等潛進擊

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

魏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士卒驚亂走死

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

宋主遣南平內史臧質司馬劉康祖共救懸瓠魏主遣

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四月魏主引

兵還宋以陳憲為龍驤將軍魏主遣宋主書曰前蓋吳

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質誘

我邊民我今至此所得孰與彼多彼又北通瑯琊西結

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欲之

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欲之

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欲之

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欲之

彼豈能獨立邪。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以彼無足之寇，故不先討耳。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醫行竊步也。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嘗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疑，復祿符堅，何特與彼交戰？畫則遣野國統，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人止有所管伎，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特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非天資我邪？

宋以江湛為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六月，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浩自恃才略，及為魏主所寵任，家為郡守。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高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將何以堪之。

魏主使浩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澤、赫標，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今天下習業，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判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管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應類矣。浩竟判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初，遼東公翟黑子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崔鑒謂曰：貴賤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殺，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

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彼氣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罪當滅。族不為。魏主問信如東官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為。虛妄。殿下哀臣。欲勾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此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魏主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僅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頗使催切。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魏主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其族。餘皆誅其身。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生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於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道。不為無罪。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比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也。自秋。宋人大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舉侵魏取碭碭圍滑臺冬十月魏主自將救之
宋將軍王玄謨退走。宋主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尚勸之。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主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領兵一周。向義之心不可阻也。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

宋主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尚勸之。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宋主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領兵一周。向義之心不可阻也。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

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考之
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
下。碣礮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
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橋也。慶
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
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
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劬及將軍蕭惠諮
亦諫。皆不從。魏主復與宋主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
志無厭。誘我邊民。又開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
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解。早生長。馬上者。果
如何哉。七月。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中興水軍入河
受督於青冀。刺史蕭斌。城質王方回。經造許洛。駿。錄。京
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河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
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六州三五民
丁。情使。使。行。募。中。外。有。馬。步。衆。盡。武。力。之。士。應。科。者。皆

加厚賞。有司奏軍用不充。富民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
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趣碣
嶽。魏濟青刺史皆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留守碣礮。使
王玄謨進圍滑臺。隨王誕遣雍州參軍柳元景將軍尹
顯。禪。曾。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將。兵。出。弘。農。參。軍。龐。季。明。
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
乃自贊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季明誘說士民。應
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繼進。南平王鐸
遣豫州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王陽
兒擊豫州。魏荆豫刺史魯葵。僕蘭皆棄城走。鐸又遣司
馬劉康祖。勅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
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
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未著羊皮
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
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甚盛。器
械精嚴。而玄謨貪。便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

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嚴屋，死
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探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
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向是
舉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殺將至，眾請發車為營。
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眾號百萬，鞞之聲震動
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
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垣護之，以百舸
為前鋒，據石濟，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
昔武皇攻廣固，死沒甚眾，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
眾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魏人以所得戰艦，連
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
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
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
玄謨士眾疲老，寇虜已逼，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
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
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

乃止。斌欲守固碣，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
若虜眾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碣礮孤絕，復作朱脩之
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慶之曰：
間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
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
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
乃使王玄謨戍碣，敬申垣護之。據清口，自將諸軍還歷城。
十一月，魏主進至魯

郡以太宰祠孔子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求昌王仁，自洛陽趣壽陽，尚書長孫真、馬

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

平趣鄒山，十一月，禽魯郡太守崔邪利，見秦始皇石刻，

使人排而仆之。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于

陝，斬其將張是連，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走

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難為令使為鄉導柳元景
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元
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
督祖陝城陰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
二萬度嶺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
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軍
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日殺傷不
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
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
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
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
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
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元魏眾大
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
衆降者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
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戰後出者

滅族以騎感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
殺之元景曰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
稱萬歲而去遂克陝城進攻潼關據之關中豪傑所在
盡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宋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
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魏永昌
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

王仁克懸勢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

進逼壽陽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

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眾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
險間行取至康祖志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
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
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
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
其眾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

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頭墜馬死餘衆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鐸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去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此自回羅漢以受命居此不郎將首拖鎖亡奔野胎仁進魏主攻彭城不克在蕭軍逼壽陽南平王鐸嬰城固守魏主攻彭城不克在蕭軍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籍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何勗欲屠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高嚴固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令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

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餼索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覲出見我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孝伯曰魏主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逐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亦辯贖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莫違定有期君還宋朝今爲宋取陰平平武郡宋主起揚文德爲輔相識之始西入搖動汧隴陰平平武悉平梁南秦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噴提氏不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祖兄頭茂葭葭十二月魏主引兵南下攻野胎不克進次瓜

步宋人戒嚴守江魏主引兵南下使中書郎曹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來昌王仁

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
 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
 主巴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
 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
 七百餘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
 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
 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
 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
 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
 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
 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
 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
 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
 人多鮮不為患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
 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
 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計

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
 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閩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
 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虜退速
 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
 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糧用
 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
 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即留數
 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
 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
 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楊統內盡戶發丁王公
 以下子弟皆從役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遵考上
 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
 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
 頭倉城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石頭
 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
 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



資治通鑑綱目第二十五

豈使胡魏及宋平魏主以秦驎名馬餉宋主宋和請
 馬至此魏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
 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好
 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復
 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無
 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執
 異議澤色甚屬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
 淪破獨有新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
 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與
 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與

通鑑綱目

平





中
國
書
局

